

陰

雲

隱樵

(一)

十二月的台北反常極了，原本該是北風呼號的大地，却處處可嗅出室人的熱息；彷彿是老天在無言抗議著這都市的沉淪。其實不論晴雨，霓虹燈依舊眨著它那妖豔的媚眼，向街頭的過客送著秋波。汽車的喇叭仍中氣十足地響著，在空間中揚著七八十分貝的威力。濃裝豔抹的貴婦，西裝畢挺的紳士，就像磁鐵旁的鐵屑，牢牢被吸附著。擺地攤的老婦，賣獎券的少女，也無法擺脫磁場的控制。這塊磁石的場力範圍也從市中心往外呈放射狀延伸至郊區。而夜空中却散發出人們的無奈、緊張和一絲微弱的生氣……

方太太站在窗前已好一會兒，看著街上住家和商店裏的燈漸次黯滅，原本悶熱的感覺却有著一絲涼意襲上心頭。即使已將全屋子的燈開亮，仍掩不住那分心虛。環視著這偌大的一間屋子，是否也該打烊休息了呢？跌坐在沙發上，擡頭看看壁鐘，都快十二點了，看樣子純德是不會回來了。方太太忽然有些生氣，像個被騙的小孩。不同的是，父母哄騙小孩，還會好言利誘。可是純德從未哄過自己，只是讓她吃好、穿好，像是拿錢給她開了一座「家」的商店，却不曾過問營業情形。

的確，氣派豪華的裝潢，古色古香的水晶燈，引人遐思的古畫，不僅做主人的風光，連賓客都會有「賓至如歸」的快感。

「哎喲！方太太，妳好福氣！這麼漂亮的房子……」

「嘖！嘖！這些裝潢要花不少錢吧！……」

老師們的評語：

——上下兩代之情節交錯的戲劇性安排很好，但可剪裁得更緊湊些。

——對不用感情之處理恰如其分。結構完整，情節之描述有起有伏，委婉曲折，至能反映現時社會情況，暴露人性弱點。

——這篇小說看似陰雲密布，其實作者賦與了它無限生機。所以名之為「陰雲」就不妥切了。

第

三

名

一連串的讚美聲，方太太却已麻木了。從沒有人知曉她內心那片寂寞空曠的心田。感覺上連女兒也離自己好遠好遠。

聽見門響，方太太定了定神。

「媽！還沒睡啊？」是美真回來了。

「美真，今天怎麼這麼晚？」方太太像是有意在規避什麼地問著。

「快過年了，爸公司很多事要忙，員工的年終獎金，廠商的訂貨，過年後的計畫書都要趕出來……。」美真發現母親兩眼直下垂，連忙打住話。其實她知道母親為什麼這麼晚還沒睡。

「媽，是不是在等爸回來？」

方太太振了振精神，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會不會餓，媽給你做碗麵吃。」她並不回答女兒的問題。

「媽！」美真一把拉住母親。方太太握了握女兒的手「媽給你做麵去哦！」

「我不餓，媽。」

「那就早點睡吧，明天還要上班。」

「媽，您自己早點睡吧！這是何苦呢？還替爸看門，哼！我看他今晚不會回來了。」

方太太像被擊了一拳，頹然地坐在那兒。

「美真，妳還小，大人間的事妳不會懂的。」

當年是極不願搬來這個城市。

「台北我們人生地不熟的，去了生活怎麼辦？」

「妳怎麼這麼傻，去台北就是要賺大錢，生活當然沒問題。」

弱者？那些年家裏靠著養豬鴨糊口。天還沒亮就得起來煮豬菜；夜裏總是忙到兩、三點，還不是這樣熬了過來。颱風天颳走了多少辛勞，卻沒擊倒夫婦倆。女人所企盼的，僅是一雙能擁她一輩子的臂膀而已。和純德航過大半輩子的風風雨雨，沒想到却在進港時觸礁，上天真是會捉弄人啊！

*

*

*

扭亮了床前小檯燈，林太太吃力地看著錶。這隻老錶不知準不準？都快十二點了，尙軍怎麼還沒回來？她再看一次，沒錯。錶是老一點，但還勉強可用。雖然早想換隻新的，可是算一下荷包，只好打消這個念頭。家裏只有兒子一個人在賺錢，不節省點那行？房租、水電……想到這些，林太太的頭就亂了起來。

看睡在身旁的男人倒沈睡著打鼾，不覺嘆了一口氣。和他結婚前不曾見過他，也共同生活了快三十多年，不是命運是什麼？就連會到台北來，以及以後發生一連串的事故——包括大兒子的車禍身故，恐怕也是命中註定吧！

精光，還加上一連串的打擊：大兒子的意外，昔日好友的現實，林明凡從此一蹶不振，每天在憂傷中度過，好像只有沉緬在過去風光的日子中，才能找到一些慰藉。

林太太不願看到親友那種奚落的眼光，一手撐住這個家，擺攤子，賣獎券，所有苦都吃過。可是她就氣不過丈夫那副怨天尤人的樣子，怨這，怨那，怨自己運不好，彷彿是天要絕她們的路，就不知要重新來過。日子一久，兩人吵架次數也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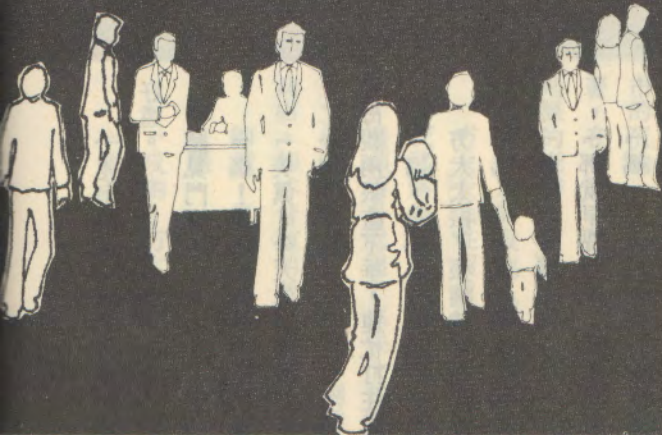
「要不是爲了這孩子，我早就已經離開你了。」夫妻間似乎已沒有感情存在。

「走，妳走好了。看那裏有好地方妳儘管去。嫌我沒錢是吧！那妳趕快找個有錢人嫁啊！免得和我一樣要在街頭拋頭露面，看別人臉色。」幾乎是吼了起來。

其實林太太何嘗願意這樣吵鬧，只不過想在這飄浮的世界中抓取一些什麼來卻除自己的空虛和恐懼。或許在嘈雜聲中會有一種不寂寞的感覺罷了。

尙軍小心翼翼地關上大門。不去干擾別人已成爲這家人的習慣，就像他母親寧可孤獨地「聽」他回來，然後熄燈睡去，卻不會問他爲什麼這麼晚回家。電影中親人擁抱的鏡頭彷彿是神話般遙遠。不過孤獨的滋味嘗久後，却也能品味出一絲恬淡清涼。在熙攘市聲中尋回一份自我。

記得剛到這都市時，雖陌生卻不寂寞，因爲哥哥可以陪他做好多事。後來哥哥卻在一次意外中離他而去。那時他自己一個人放學後走在那條曾和哥哥有過無數歡笑的路上，利時他覺得好寂寞。十月秋風中枯黃的芒草在灰暗天空下搖曳，風鼓脹著他身上衣服，用腳踢著人行道的紅磚，林尙軍突然覺得自己像一位走在大漠天涯的俠者，一位爲了理想不需任何朋友的俠客，只有風聲和無垠的蒼穹伴他遊走四方。他有些恨起父母和周遭的人，他知道這是不對的，但



只有如此才能驅去心中那分不安！也唯有這樣，才能爲自己的行爲找到一個支持的理由。

直到上了大學，他的那道防衛線卻一下子被雲嵐所摧毀了。

「林尙軍，爲什麼不常參加學校活動？」剛認識雲嵐，他就一直鼓勵尙軍多和外界接觸。

「有這種必要嗎？」尙軍總是不懷好意的保衛自己。可是雲嵐卻一步步走向他心中的秘密世界。

「尙軍，不要這樣灰色地認爲在你身旁環境中似乎沒有一處可愛的地方。」

「不是似乎而是事實。你不覺每個人都那麼冷漠。」

「其實在這個工業社會，你無法苛求別人不爲保護自己不受傷，而採取消極態度。但你也不該把自己裹的緊緊的，用『無情』的眼光去看世界，認爲人間的愛是虛偽的呢？」

「不，我……」尙軍正想辯解什麼，雲嵐卻接下他的話。

「你會嘗試著去愛你周遭的一切，是不是？可是你又覺得你所見所遇令你失望，是不是？」雲嵐突然轉變了口氣，很嚴肅地看著尙軍。「我是一個孤兒。老實說，我小時候也跟你一樣恨透這個世界。尤其是那些對孤兒院施捐的人。每次他們來，我們都得列隊歡迎，又鼓掌又微笑。可是如果不是那些人，我能被拉拔的這麼大嗎？真的，我都不敢想我現在是怎樣。」雲嵐說著說著，流露出一種滿足感。「我幾乎每個週日都到孤兒院去，也許他們小孩子眼中的我，像我以前看那些善心人士。可是我一看到小孩，會覺得很快樂，其實我並不認識他們啊！」雲嵐停頓了一下，又說：

「對了，這次元旦假期，我要上山去帶小孩，有沒有興趣呢？」

尙軍卻緩緩地搖頭。

那個元旦假期，尙軍就沒回家，他感覺自己需要靜靜地思考。可是元旦那天他父親卻意外地來宿舍看他。

「這幾天台北很冷，你媽看你沒回家，又怕你冷，叫我替你帶些衣服來。」

他父親好像要爲自己的突然出現找個理由。放下手中那一大包的衣服，就開口說「我回去了，自己要照顧自己。」

看著父親逐漸遠去的身影，心中有種隱隱的不安。尙軍抱起那堆衣服追了

上去。「爸，我跟你回去。」

他很久沒看過父親有這種笑容。一路上火車窗外的風吹得尙軍昏昏欲睡。

幾次醒來看見父親二眼楞楞地瞧著他，彷彿要說什麼。可是每當尙軍看看父親時，他卻又把眼光移到窗外，終於還是尙軍先開口。

「爸，家裏還好吧。」

「嗯！」聲音從鼻孔出來，猶豫一下才說：

「功課還好吧！」「還好。」

「好好用功啊！現在社會上可要憑本事，可別像爸爸一樣……」

轟隆的鐵軌聲音掩住了父親的話，他又沈沈睡去。車輪像歲月般向前滾去。

(二)

隔著窗看外面下著滂沱大雨，一潭潭的水被來往的車擾動著，車過後又馬上復歸平靜；遠方天空積壓著厚厚的黑雲？吐了一口氣，窗上馬上凝結了一層霧，把窗內窗外隔成二個世界。美真想擦去那層霧，但手才一碰到窗，一陣透

心的涼意讓她不自主地打了一個顫抖。

她緩緩轉過身來，把背貼在冰涼的玻璃上。

「宜芬，辭了工作後，打算怎麼辦。」

「找啊！」劉宜芬放下手中的報紙，用手撐著臉，泛出一絲蒼白笑容。

「年關快到了，那兒找呢？」美真提高了音調「妳不覺太衝動了？不僅沒工作，年終獎金也泡湯了。就算妳不在乎，但妳家裏不是等著這筆錢！」

一下子被刺中要害，宜芬心中絞痛起來，僅是為糊一口飯，竟無法逃脫別人的掌握。想到今天中午的事，猶心有餘悸。

原來宜芬趁著中午同事都去用餐時，獨自留下來整理一些帳目，正在細心核對每筆款項時，身旁一陣濃濁的呼吸聲嚇了她一跳。

她一擡頭，看見經理不知何時已坐在她身旁，用一種奇怪而迷亂的眼睛打量她，而且酒臭冲天。宜芬吶吶地說「經理，還沒去用餐啊？」

「劉小姐，別拒人於千里之外嘛！」竟挪動著身體，伸著手想抓宜芬的手。她本能地往旁一躲。一不小心，腳竟扭到，讓她又痛又害怕。宜芬想起這些日子來，每當送文件給經理批簽時，經理都有意無意握她手，或拍拍她肩膀。起初雖有些不自在，但後來想想這大概是上司鼓勵屬下最自然的表現。沒想到那披了羊皮的狼正逐漸露出真面目，也怪自己太善良了。

「不要怕，劉小姐。只要妳答應，我一定讓妳加薪升職。」說著竟把身體傾向前，把手往宜芬大腿上摸，宜芬驚叫著站了起來，順手拿起桌上的卷宗往那男人頭上掃過去，又一脚鉤倒他的座椅，趁勢抓著自己皮包，也顧不得那些帳單，忍著腳痛跑出公司。

其實當時並無其它同事在場，她想經理也不敢聲張，她大可若無其事的回公司上班，但人活著不就為一分尊嚴嗎？人已是造物者的玩物了，生存下去怎能沒一分屬於自己的尊嚴。

「宜芬，到我父親公司來做事，好嗎？」

宜芬笑了笑。「美真，同學那麼多年了，妳還不了解我嗎？今天我來找妳，並不是想博得妳的同情，更不是要求妳給我一分工作。我知道妳是好意，可是不接受。」

「我總是說不過妳。不過，如果真有需要，可別忘了我。不管怎樣，有人一起分憂總是踏實一點。」美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宜芬，妳是幸福的。」

「幸福是自己找的，也許走一段清靜的路，看幾朵天上的雲，妳覺得滿足那就是幸福。」

這好像是當新鮮人時候的幻夢吧！美真不願再相信這些話，現實和期待總像參商兩星。當年曾和好友訂下十年之約，想模仿古人剪燭西窗，共話巴蕉夜雨時的情懷，可是畢業這些年，才感到人事如白雲蒼狗，變幻無常，誰知明天是什麼日子呢？她現在在父親公司工作，拿了那麼多錢，吃用也是家裏的開銷。但那麼多錢，她覺得自己倒不如宜芬快樂。她突然問宜芬覺得有錢好嗎？宜芬只是笑笑，並沒回答她。

「其實我只是不甘心父親把錢用在一個不相干女人身上。那些錢也是我母親辛苦的成果，所以我才從父親那兒攢錢，我只是不甘心，真的不甘心。」美真說到最後，竟不由得抽泣起來。宜芬走過去把她攬在自己懷裏，撫著美真的背。

「我見過那女人和小孩。很有氣質的一個女人，那個小孩也很可愛。如果不是我父親的情婦，我甚至覺得我比不上她，或許我還會愛那個小孩。可是我做不到。」美真把頭抬了起來，用手掠掠前額髮絲，吸了一口氣。「同樣的

人事物，只因立場環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情懷，我無法強迫自己去尋求那個幾近完美的結局」

「美真，不要再想那些事，談談妳跟林尙軍，什麼時候喝你們喜酒呢？」方美真心想這恐怕是無法成真的夢，但她沒有說出來。和林尙軍認識這麼久，從來沒有過什麼山盟海誓之類的承諾。記得兩人有一次到野柳海邊，那海風吹得兩人飄飄欲仙，一波又一波的浪捲激著，當潮退的時候，海灘殘餘著些許泡沫。尙軍指著那些奇石和泡沫告訴她說，世界上沒有永恒這個名詞。當浪來時，那些泡沫將重歸大海懷抱而化為烏有。至於那些奇石，在千萬年前只不過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罷了！但現在卻已成爲令人嘆服的藝術，可是總有一天會消失無踪的。

美真現在才感覺這些話彷彿是爲他們二人所說的。雙方都不敢嘗試著掙脫父母婚姻給他們的夢魘。尙軍告訴她也許以後二人之間會像尙軍父母一樣，畢竟錢是現實的。而她也懷疑世界有否愛情——像父母一樣的悲劇會產生嗎？

美真緩緩轉過身子，背對著宜芬。台北的天空正積壓著厚厚的雲，深沈而憂鬱，幻滅而無常。她知道將會有一場更大的雨掃過。每個人都會找到一處避雨的地方，在傘下，在騎樓下。也有人會沿著路繼續走下去，讓雨淋著，體驗那分無奈的悲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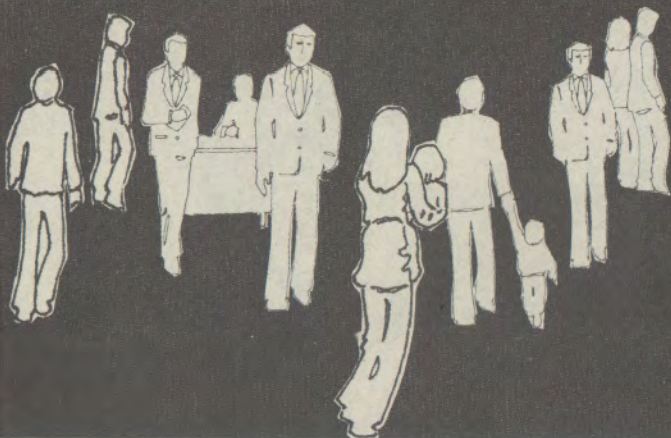
*

*

琴聲從室內鑽過門隙傳了出來，低啞而粗糙的弦顫流入午後的空氣裏，隨著上揚的灰塵寫入無垠的時態中。一把胡琴正伊啞地在林明凡的指縫間響著，緩慢而憂傷，帶著一絲淒涼。彷彿深夜中遠方無家可歸的狗的號聲：含糊卻扣人心弦。

從低緩而逐漸快急，琴聲終至嘎然而止。林明凡有些顫抖地放好琴，掏出手帕擦擦額上的汗。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覺得心跳緩和些。是老了？還是害怕？他實在不敢回答。就像今天，鼓足了勇氣才拿出這把塵封已久的胡琴，也猶豫了許久，才打開這間令自己害怕的臥室。一切都沒變，尙雲那張堅毅的臉還掛在那兒，東西還是尙雲走時的模樣。老婆子大概每天都進來擦，也常見到尙軍進來。可是自己卻忍住，不想撥動那根平靜的心弦。當年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他到現在仍不明白。

那個炙熱的午後，窒息的空氣中隱約透著不祥惡兆。不知爲什麼他從小攤



子跑回來和老婆子吵了一架，便賭氣在家不肯去做生意。尙雲就從這間房間走出去，「是去替我看攤子吧？」他問著自己。而後噩耗就傳來了。

世界就像吹泡泡般地破滅，原本是綺麗十色的夢，破了竟抓不到一點痕跡。一如夜晩苦悶時所泡的那壺茶，縷縷輕烟盤旋而上，滾入悠悠的夜色中，換來的只是一壺冷冷的回憶。初為人父的喜悅，從呱呱落地起，到牙牙學語的驚奇，再蛻變為一位善解人意的少年，緊扣著自己生命的一搏一脈，而今卻已灰飛煙滅。沒有任何人事能填補，和妻子的爭吵僅是為麻醉自己，讓自己忘卻一切……

打開水龍頭，林尙軍把整個臉浸在水中，極力想使他自己清醒些。使勁撥弄盆中的水，潤著疲累的雙眼。忽然想起雲嵐下午告訴他的話「生活就像一潭水，僅在你自己投下石子時，才會起波瀾。」他半信半疑地抬頭看看那盆水，果真波紋未動。不覺嘆了口氣，抓起毛巾擦臉，心想為什麼雲嵐講的話都像是真理。雲嵐下午是來向尙軍辭行的，他要到一處小鄉鎮的孤兒院工作。兩人見面還是像在學校一樣親切，雲嵐仍不住地向尙軍說些不外是要尙軍開朗的話。走進了哥哥的房間，尙軍的心情便倏地下沉；這房間像是座時光隧道，總

讓他回到孩童時代。雖是一段遙遠夢境，他卻不自禁地要去捕捉：哥哥像一位勇士的寵他、護他，為他的犯錯替父母求情；使他免於皮肉之痛。在他心目中哥哥永遠是一位英雄。但是父母卻害死了哥哥。看著一屋子哥哥留下的東西，那些歲月在他眼前晃動著，一刀一痕的刻在心頭。那個影子牽繫著每一處痛楚的心靈，怎麼也無法忘卻牽引他成長的兄長。

「不要活在已故去人的回憶，那是過去不是未來。」

「我認為你只是用你哥哥來當逃避現實的擋箭牌而已，覺得世上只有令兄曾給過你關心，你也只崇拜你哥哥。因此你對你的冷酷不會良心不安。」

他只覺得頭快炸掉，自己真像雲嵐講的那樣嗎？為什麼四周這麼吵？又是爸媽的吵聲，「啊——」尙軍發狂似的叫出來，衝到客廳。

「爸、媽，不要吵了好不好？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讓我安靜可以嗎？也讓哥哥安靜好嗎？」

尙軍飛也似地跑出房子，留下的是驚愕和沈默。

街上的霓虹燈已亮起，尙軍厭惡地看著；走過身旁的人們，冷漠的臉使他心寒。記憶中只有哥哥和美真對他笑過。尤其是美真，讓他心頭有種異樣的溫暖，他真想永遠留住那笑。但這個想法卻在心頭產生一種罪惡感，哥哥只愛他一個人，他怎能再愛別的女孩呢？

「林尙軍，這只是藉口。」他咬牙切齒地告訴自己。

「勇敢去愛美真吧！」「可是未來會是怎樣的一個結局呢？」也許逃避是唯一的方法，那樣可以不想一切。

沿著熟悉的木棉道走下去，風從冷冷的夜中吹來。從剛剛尙軍的突然出現，然後默默地牽起她的手；美真意識到這可能是二人最後一次走這條路。沈默伴著緩緩的脚步，每一步都混著昔日的回憶。也許他們都想在舉步的剎那企圖留住現在。但地球在轉，人事會變，滄桑總會過去的。無需道別離，那是一段兩人都害怕觸及的情。

和尙軍分手回家後，美真一進客廳就癱倒在沙發上，她把自己蜷成小貓般，希望就此永遠睡去。不知過了多久，她感覺有些冷；驚醒過來發現母親正坐在她身旁。她想開口，卻聽母親說：「孩子，感情的事不要勉強。」她訝異母親竟能看穿她內心，而後一絲悠悠的聲音傳了過來。「這輩子會結成夫妻，算是前生兩人相互欠債罷了！」母親叫她到房裏睡，可別凍著了。看著母親上樓

的背影，美真覺得母親和她一樣寂寞。

這夜，美真撥了一通電話給尙軍，僅有一句簡短的對話，卻蘊含了兩人心
中多少無奈。「好嗎？」「很好。」此後就是一片沉默。難道沈默真是離別的
笙簫嗎？夜裏美真不知醒來多少次，聽筒仍緊貼在她耳旁；那端依舊是熟悉的
沈默。她知道當清晨電話掛上刹那，所有的悲歡都將如黎明中晨霧，融在初出
的朝陽中。

第二天黃昏，美真搭上往淡水的火車，說不上為何要上那兒，就像如果有
人問她為何要和林尙軍分手，她也不會回答。以前從台北到淡水要過多少座隧
道，今天卻數得清清楚楚。也許生命就是這樣，總要在同樣路上來回那麼幾次
，對於自己不願相信或面對的事，才覺醒那是真的。

淡海的夕陽似乎有些懶散，海面沒有搖曳閃爍的光芒，海風也消聲斂跡。
美真將埋在水中的頭抬起，上頭不知掛了淚或鹽巴，刺刺刺的。不過一切終歸
是過去了，就像身後脚步，在海潮沖擊下，回首時已毫無跡象可尋，但前頭
還有路要走……



(三)

達達的機器死板的響著，灌在耳中像是一首催眠曲；竊竊私語的交談聲像
蒼蠅惹人厭的飛舞聲。整個午後的氣味，慵懶極了；員工也無勁地工作。方美
真看著這工廠的一舉一動，心中壓著一股悶氣。父親的座車從眼前開過，駛入
嘈雜擁擠的路上，大概又上那女人那兒去。街上紅綠燈每一分鐘變換一次，車
子都迫不及待的向前衝鋒陷陣。她想人們總喜歡弄些奇怪東西往自己身上套，
卻又不甘被世俗束縛著。

「啊——」一聲長號打斷美真的思緒，連忙衝到廠房。她從未見過那種場
面，一位員工躺在地上呻吟，身上滿是血跡，雙手自腕部以下全空白；旁邊那
台機器猶兀自轉著，輪上捲著殘臂。大夥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呆了。此起彼
落的叫喊聲「趕快止血」「叫救護車」，卻沒有人移動著。

美真幾乎透不過氣來，胃中的東西都翻攪了起來，她連忙逃離現場。

這夜，方家聚集許多人，然而熱鬧中透著不尋常的寂靜，有山雨欲來風滿
樓的壓迫感。

「我希望方董事長要拿出職業道德來處理這事。」開口的人自稱是傷者的
哥哥。

「這你放心，只要你們開出合理條件，我做的到，一定不規避責任。」

「我弟弟今年不過三十，論生命嘛正值巔峯，論事業也可說有充滿希望的
遠景。可是這樣一來，他的前途幾乎可說被斷送了，這方董事長必定也了解。
所以你有責任要負起我弟弟一家人的家計。」

方董事長臉色微微一變，但又按捺下來聽對方說話。「我們希望你能拿出
三百萬元的醫療費。」

「這簡直是敲竹槓嘛！」這個數字的確把在場的人都嚇了一跳。「即使醫
療費加上保險也用不著這麼多。」

「這已是最保守估計了，每天生活費加上子女教育金，還有……」

「好了，不必再說下去了。」方董事長使勁地將手中香烟往煙灰缸按，截
斷對方談話。

「三百萬元對你，方董，不過一筆小數目吧！」

「劉先生，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我想裝個義肢也不必這麼貴

吧！」

「你……」對方雙眼幾乎要噴火，握著拳頭從沙發上站起來。

坐在一旁的方太太連忙起身拉住他的手，笑著說：「這位先生，有話慢慢講，我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答覆。」方太太轉身對著丈夫。「純德……」

「女人家懂什麼」方太太被搶得啞口無言，方先生重新燃起一根煙。「劉先生，如果你仍堅持這數目，那我想我們沒談下去必要。」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請便吧！必要時我們法庭上見。」

「好，既然你如此絕，可別怪我們無義。我總有辦法叫你們方家拿出這筆錢。哼！還要你付出更大代價。」

*

*

*

向軍癱瘓地躺在床上，他不知怎會發生這種事。雲嵐死了！想到這裏，心中像有千萬支刺扎著。不可能，這麼好的一個人怎會死呢？別人告訴他，是溺水而死。這更不可能，以前雲嵐在校時是游泳名將。又有人告訴他，是爲了救二個小孩，救人是好事，老天爺怎麼可以這樣呢？

從不知悲哀的滋味是這樣，沒有嚎啕大哭，只覺置身在冰庫中，四肢越來

越冷。整個心像要停止跳動，昏昏沈沈的。所有和雲嵐會度過的日子都在一場長長的夢出現，彷彿睡了一世紀。可是一醒來，怎麼才過五分鐘呢？這就是度日如年嗎？老天爺真是愛捉弄人。像今天竟是個好天氣，雲嵐死了，怎麼可以出大太陽呢？他起身拉上窗簾，又和衣躺下。他想睡，這樣可以見到雲嵐。彷彿也睡了，思緒飄到好遠的地方；但直覺告訴他並沒有睡著。嘆了口氣，扭開收音機，他想生命若像錄音帶多好，隨時可以把過去的日子像倒帶一般倒回去回味，而不必苦苦思念逝去的人，哥哥、雲嵐，還有過去的日子。

音符舒緩著全身，但頭爲什麼那樣重，每一根神經像繫了千斤錘。還有一隻手在摸自己額頭。對了，小時候常跑到巷口等爸爸下班，父親總會一把抱起他，然後用手摸摸他額頭，那種感覺就像現在一樣……。噢！怎麼身旁有人嘆息，他極力想睜眼，眼前卻模糊糊糊，只有一種熟悉的眼神投射過來。

小時候他常在夏天生病，媽媽總是細心餵他吃藥後才去工作。每次等媽一走，他就打開風扇，馬達聲會引來母親斥責。其實他這樣做只是想多看母親幾眼，讓母親留下來陪自己，而母親斥責他時那種愛憐的眼神像極現在夢幻中所見，是夢嗎？不……。

音樂聲依舊柔和，像浸在泉水裏清涼，好似來到一處小溪，淙淙水聲透著些許歲月的聲音。又像躺在一片草地上，仰看著天上的白雲，就讓自己這樣沈沈沈睡去吧！

*

*

*

沒人知道火是怎麼發生的，由於是週日，沒有員工上班。被發現時幾乎已是不可收拾。

火舌一直往高空爬，彷彿是巨龍要吞滅整個天空似的，也伸出利爪往四方攫取過去。整座廠房就像一個無助的小孩孤立在那兒哀嚎著，淚水從四周湧了出來；大家只能看著那身軀在烈焰吞噬下，一層層被剝裂。

美真偏過頭去，不忍再看。父親和那女人也站在那兒，小男孩拉著父親的褲腳。女人眼眶中閃著淚珠，父親臉上卻是一片茫然。美真不禁想起曾在電影上看到的一個鏡頭，遼闊草原上，一家人面對著災後家園，昂然地邁出脚步，在隱約暮色中，電影落幕了！

美真仰著頭，看上頭藍得發亮的天空；努力不使淚水流出。她想這不該是一個結局。

(四)

車子上了高速公路已是傍晚時分，暈黃的路燈投射下來，一環一環的光圈瞬時被車碾碎在路上。車內嘈雜哭鬧聲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林尙軍緊握著口袋中那張紙，心中卻是一片恐懼。

「父病，送台北××醫院八〇五室」

那幾個字像是在嘲弄他，一直在腦中浮現。從下午回家看到母親所留下的字條後，尙軍整个人就恍恍惚惚，也想不起來是怎麼上了這班車，只急著能快到醫院。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件事，父親病了？正確地說，他從沒想過父親會病，是沒想過還是根本沒在意過？爸爸現在怎麼了，媽媽一個人能應付過來嗎？他覺得好孤獨，連父母也像迷路的孩子，從沒人給過他們安慰，現在又要在又冷又暗的路上找尋歸路。他害怕得不敢想下去。

來到醫院已是萬家燈火，院內一片通明。掛號的病人，閃著急診的紅燈，掛著聽診的醫生。尙軍匆匆擦過他們身旁，往電梯走去。電梯內早已擠滿人，每個指示燈都已亮起，看著電梯一層一層往上升！喔！沒有四樓，也許在這種地方，迷信再也不是迷信，而是增加信心力量的泉源。總以為他自己不是無神論者，可是下午一看到那紙條，什麼觀世音、媽祖等菩薩就浮上心頭，彷彿也真是他們在支撐著自己。

踏出電梯，彎曲廻旋的通道使他一顆狂跳不已的心更要從口中跳出。來到八〇五房時，他再次拿出袋中那張紙條對一下。沒錯，是這一間。

可是尙軍卻遲移著不敢進入病房。父親正坐在

病床，母親一口一口餵父親吃飯。父親兩眼卻直楞楞的盯著那個點滴架上的玻璃瓶，母親口中似乎喃喃在說著什麼，尙軍看父親那種神情彷彿不曉得有人對他講話。

尙軍輕悄悄地走到母親背後。母親的頭輕觸著父親的頭，二人額前的白髮糾在一起；剎時尙軍的心頭像被刀割過。他接過母親手中的碗，可是父親卻執意不肯開口。林太太調整了一下滴瓶上的膠管，對著林先生說：

「要乖喔！吃了飯病才會好。」尙軍看了他母親一眼。

「你不是要兒子帶你出去嗎？你看，兒子來看你了。」「這麼大了，要聽話啊？以前不聽我的話沒關係，但是現在病了，要聽話，才能快好啊！」

林太太重新接過尙軍手中的碗，尙軍又走出了病房，把背靠在牆上，盯著遠方的星星，眼淚竟不覺的掉出來，舉起袖子揩了揩，林太太不知何時已站在他前面。尙軍一把攔住母親，他發現母親頭上的白髮正在月夜下閃著幾許光輝。

* * *

把最後一件傢俱搬上卡車，林尙軍走進空蕩蕩的屋內，陽光從低矮的窗戶爬進屋內，他有些驚喜，似乎記憶中第一次發現屋內有陽光；牆角下也長著些溼苔。他似乎有些眷戀，踏著木板的響聲、被自己塗滿畫的牆壁……。但，別了老屋。生活了十多年的房子再過幾天將被夷為平地，曾經有過的悲歡也會一併遠離。

他慢慢踱步地走到哥哥房間前，將手放在門把上，似乎有些猶豫。突然尙軍像是想到了什麼，把手收了回來；轉過身來快步走了出去，屋子蕩著木

板響聲的回音。屋外，陽光絲毫不減威力，雖然已是午後，猶令人暈眩。尙軍朝坐在車裏的父母揮了揮手，做了一個手勢；林太太向他笑了笑；他看見父親的嘴角也動了一下。這些日子來，這家人似乎已有相當默契；林太太那種表情彷彿告訴尙軍她明白尙軍的意思！

尙軍仔細的把雲嵐墓前的雜草一根一根拔掉，然後坐在墓旁的地上，一面用手擦拭著碑上的塵土一面說：

「雲嵐，我來看你了。」碑上陽光閃閃像是雲嵐在歡迎著尙軍。

「不過我是來向你辭行的。」想到要離開這兒，他聲音不禁有些哽咽。「可是你一定會高興我的決定。」

尙軍又將背靠在碑上，像在跟老友敘舊一樣親近，他感覺這樣雲嵐可以溫暖些。雲嵐真是夠孤獨的，躺在荒蔓的草地上，僅有呼呼的風聲以及日出日落陪伴著。尙軍想躺在這兒的如果是他，他一定會心慌害怕的。

雲嵐你不會害怕吧！林尙軍喃喃自語著。好久沒跟你談話了，還記得你跟我說過的那些話嗎？你一定記得的，你總是像一位兄長般勸我。可是……。唉！尙軍輕嘆了一口氣，似乎有些懊悔。他望著略顯紅沈的天空，額上還冒著汗，尙軍一點也不自覺。雲嵐，我父親病了，語言和行動都不如過去靈活。這陣子家裏好靜，可是我總想如果他像能過去一樣大吼大叫多好。這些日子每當看到父親，總覺得有好多話要對他說。十多年來放在心頭上的話，一下子我就想對他說完。從父親的眼神，我也知道他有好多話要告訴我，也多麼企盼和我聊聊，可是

……尙軍把頭埋在兩膝中間，好像深怕雲嵐看見他哭了。

太陽已開始往下爬，西方的天空有些轉紅，光暈往四方輻射開，裏頭充滿著多少惆悵和夢幻。雲嵐，記得開始有恨我父母的感覺，也是在這種落日的餘暉中，它給我種莫名的悲哀。雖然你常告訴我愛是一種心靈的感覺，感情的交融。但那時我覺得父母從未給過我什麼，親情，關懷，世上只有哥哥愛我疼我。於是我疏遠他們，恨他們。父母之間更像仇人，每天吵，每天鬧，讓我以為這十多年來，我們一家人只是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房客而已！雲嵐，我嘗認為這個天這個地虧待我，同樣是一個人，為什麼我們要生活在親友的鄙視中。爸爸生意失敗了，每個從前曾經求過父親的親戚，躲我們像躲瘟疫一樣。擺攤子賣包香烟，只不過賺客人八毛錢，卻要低聲下氣的說謝謝，彷彿是那八毛錢養活我們一家人。雲嵐，那時我真的好恨這世界，我好像什麼也比不上別人，連美真我都不敢去愛她。

天更紅了，風從四方攏了過來，似乎是雲嵐在安慰著尙軍。他抖了抖肩膀，把夾克的拉鍊拉了起來。可是現在我才知道欠別人的太多了。父母把我養這麼大，讓我可以去尋求我的理想。這就是愛，不是嗎？雲嵐，你說得對，愛一個人不必常在言語上表示，中國人又不像外國人一樣肉麻。哈！父母結婚前還沒見過面呢！說到這兒，尙軍竟不禁笑了出來。我一直以為他們這輩子是冤家，只是舊婚姻下的犧牲者。但爸生病後，媽媽好細心照顧他，我從來沒看過他們那麼親近。洗澡、按摩、處理穢物，媽媽上沒有一絲不悅。只有一種焦急和關懷，我才知道媽媽愛爸爸是那麼深。

尙軍從草地上站了起來，把手放在石碑上。

「雲嵐，你一定很高興聽到這些話。對了，來這兒我只是想告訴你，我決定到山地育幼院去。那次你來跟我辭行，不是準備到那兒去的嗎？怎麼……」尙軍擦了擦眼淚，「雲嵐，我會好好做，你不用掛心。我要走了，爸媽還在車上等我呢！再見了，雲嵐。」

林尙軍走在蒼茫的荒野中，變成了一個小黑點。背後天空裏燦爛的殘霞，正紅得發火。而草也正在風中搖擺著向他揮手。

* * *

美真服侍完母親吃藥後，她輕輕帶上母親的房間，感覺好累！客廳裏的美術燈，朦朧中透出光亮。在燈的周圍飄浮著一層小灰粒。以前聽人家說世界沒有這些浮粒，就無法看見光，也不能分辨色彩。美真想如果真是如此，人世間是否要有爭名奪利及是非恩怨，才能看出所有的人情冷暖呢？

這世界就像一個舞台，美真卻不能自己的看著一齣樓起樓塌的悲劇，而且還是劇中的主角。雖極力想退當觀眾。然而美真也明白，一齣戲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圓滿，只是下一場戲的前奏而已；拒絕了一場戲，也只是在無形中當上另一齣戲的主角罷了！

這場戲的人物似乎都是無辜的；縱火的人大概是想替他受傷的弟弟討回公道。美真的父親卻失去了畢生的心血；母親的一切似乎全破滅了。而美真自己所期待的又是什麼呢？

她小心突突地從口袋中掏出一張信，也許這小小的一張紙是她希望所在。上頭那筆蒼勁飄逸的字體是那麼熟悉而令她心動。

「美真：

當妳接到信時，我已離開了台北來到這個小鄉鎮。幾年前和雲嵐來這兒一次，那是陪他探訪一所孤兒院。但那時卻從未想到會再次踏上這塊土地，甚至住了下來。此刻深沈的月從窗口透進幾許光芒；窗外有繁星點點的夜空，有蟲叫蛙鳴的熱鬧，像極了小時候的老家。離開台北並不意味著我不喜歡那兒。那兒有著我多少夢想和激情，那綿綿的白雲裏載著我多少期待和希望。但人重要的是能走上自己的路，而非在那一片藍藍的天空下仰嘆。

記得雲嵐曾說只要做好今天的事就已完成今天生命的責任。以前我總道未來會是什麼？但那對我們而言太虛渺不可知了。我知道雲嵐跳水救人時，腦中有的就一定只有那二個小孩的驚慌神色而已，而非自己生命的安危。事實上，今天我們認為是轟轟烈烈的悲歡歲月，後人看來只不過是累成歷史的一小段記事而已。在海灘的泡沫，畢竟敵不過大浪的沖擊。古人說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不就是如此嗎？重要的是能愛你所有的一切，有生命沒生命的。但願有一天當重新站到你面前，迎接我的仍是妳那熟悉的笑容。

敬祝

闔府平安

尙軍筆 ×月×日

窗外已是星光點點，明天會是怎樣的一個日子呢？萬里無雲抑或形雲滿布？美真咬了咬嘴唇，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會是無雲的日子。